

腳踏實地的公民參與

沒有什麼比挨家挨戶拉票更能證明「民主是一個動詞」

撰文：保羅·恩格曼（PAUL ENGLE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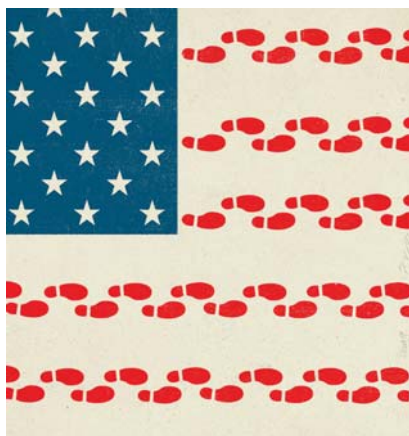
去年秋天每逢星期六，我會早起，開車去一個被許多芝加哥人稱為「奧黑爾再過去那片地」的地方，有時甚至到威斯康辛州州界，為首次參選美國國會議員的候選人去敲門拉票。

如果你在繃緊神經地準備看一篇冗長的政治文章，請不用擔心。這其實不是關於政治；這是關於公民參與。

在聽到一位長期擔任芝加哥社區組織理事的大學朋友的消息後，我參與了這次助選工作。第一個週末，這個助選小組由4名志工組成。到10月底，我們的隊伍已增加到50人。

我們敲了敲那些社區的門，這些社區有一些似乎從天而降、依賴汽車的小區分布在大片廢耕的農地上。在我拉票的一個城鎮，15年來人口從124人增加到近6,000人。這是一個我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們拉票的國會選區南北延伸約80英里，觸及7個郡，面積近1,600平方英里。（我自己那一選區人口較為密集，包括芝加哥和鄰近郊區的部分地區，有96平方英里。）在8週的時間裡，我按了300個門鈴，與150人接觸。有時候我和認識很長時間的人一起拉票，有時候和剛認識的人。雖然我對這次經歷的回憶相當模糊，但離開時帶著一些難忘的



趣聞和深刻的印象。

大約每兩間房子中就有一間，住戶要麼不在家，要麼不願意開門。每三間房子都有一兩隻狗在吠，每五間就有一間不歡迎助選員的標誌。大多數開門的人都表示他們打算去投票——但約有一半不知道他們的現任且當了四屆國會議員的名字。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這種缺乏政治素養的情況相當令人震驚，但作為一個助選員，對此我欣然接受，希望光靠我的謙恭有禮——或許還對花園或萬聖節的布置讚美幾句——就能左右一個尚未決定投誰的選民。

我得知，有一間房子裡頭住的一名年輕女子將從日本郵寄選票回來。隔兩個門的一位鄰居宣稱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打算去投票。有幾個人說，他們認為投票應該是強制性的。一位在製藥公司工作

的女士坦言，她相信「公費醫療」的政策是對的——但由於政治觀念相左，她不再和母親說話了。有一個男士抱歉地對我說，他已經投票給了「另一個」。而且，據我所知，有不少已婚夫婦的政治傾向相對立。

遇到堅定的支持者時，我會提出要送給他一面支持候選人的牌子立在院子裡。但沒有人要。有一位男士言簡意賅的解釋拒絕的理由：「我還有鄰居呢」。

那麼，公民參與到底是什麼呢？布萊恩·布萊迪 Brian Brady 認為，公民參與就是參與民主程序。「從狹義上說，是多了解公共事務再投票，」他說。「廣義上說，公民參與是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和問題、選舉，和各種運動。」

布萊迪是米克瓦挑戰 Mikva Challenge 的會長，這是一個非營利、非黨派的組織，對高中生進行他所謂的「行動公民教育」培訓。美國前國會議員和聯邦法官阿布納·米克瓦 Abner Mikva 的幾個朋友於1998年創立這個組織，作為在芝加哥四所學校教導公民教育的專案。在米克瓦和他的妻子佐伊 Zoe（教師和教育宣導者）的參與下，該組織擴展到華盛頓特區和洛杉磯。這個組織藉由下列方式來為學生提供了學習民主

選舉制度內部運作的機會：擔任選舉法官、或參加以青年問題為主的委員會、為政治候選人從事志願服務、和擔任見習官員。（不瞞大家：我的兩個兒子在高中期間參加了米克瓦挑戰，一個兒子在 2008 年歐巴馬競選中做了足夠多時間的志願者，所以贏得了去參加就職典禮的機會，另一個兒子在一個青年委員會任職，該委員會向芝加哥市長提出制定教育政策建議）。

米克瓦挑戰以「民主是一個動詞」為營運上的座右銘，培養年輕人成為社區中積極和負責任的領導人。調查顯示，校友參與志願公民活動的程度遠高於其他 18 至 29 歲的人；88% 的校友登記投票，而同齡者這一比例為 53%。米克瓦一位過去成員 26 歲時成為芝加哥議員，另有 3 人在今年 2 月競選市議會議員，還有一些人曾在全國其他地區競選公職。

布萊迪認為公民意識和政治沒有什麼區別。「對我來說，兩者幾乎是一樣的，但政治一詞已經變成貶義了，」他說。「政治是解決爭端的障礙；公民參與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

在 2016 年為阿布納·米克瓦舉行的追悼會上人們分享的故事中，有一個關於他的政治生涯是如何開始的軼事，頗吸引人。1948 年，有一回他順道去芝加哥的民主黨選區辦公室，說他是去當伊利諾州州長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生 Adlai Stevenson 的志工。「誰派你來的？」一位嚼著雪茄的小咖助

選員問道。選區這傢伙的回答已經在芝加哥成為一句經典臺詞：「我們不需要小咖派來的小咖。」

我的拉票生涯始於 1976 年米克瓦競選國會議員連任。在 20 多萬張選票中，他僅以多出 201 票險勝，每個選區贏不到 1 票。在選舉日投票結束前 10 分鐘，我成功地喚醒一名從大學回家的學生去投票，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登記要去投票。那次經歷使我相信，在有些選舉中，每一票真的都很重要。

政治拉票的總目標是找出支持者，並請他們務必去投票。在剛開始的競選活動中，拉票人發放競選文宣，並盡量判斷某人是否打算投票——以及此人是「尚未決定」、還是「堅定」或「傾向支持」的支持者、或非支持者。這可能很棘手，因為很多人認為他們投誰不關任何人的事。傳統上，拉票者會將這一資訊記錄在帶來寫字板上的選民名單上，但現在是 2018 年，我們有一個這方面的應用軟體。

在一個組織良好、志工足夠的助選行動中，助選員會多次登門，去敲以前沒有人應門的門、留下競選材料、鼓勵提早投票，並確保支持者知道在哪裡投票，競選活動有可能激烈到惱人的程度。正如一位支持者對我的一個夥伴說的，「我會投她一票——但你們再打擾我一次就免談。」

至少部分由於這一切擾民的拉票行為，2018 年是美國中期選舉的投票率在 1914 年女性

有投票權之前，以來最高，超過 49% 的登記選民參與投票。（但是當你考慮到有 30% 達投票年齡的公民沒有登記時，你會發現，實際上只有不到一半有投票權的人去投票，實在令人沮喪。）

依我的標準來說，這種參與程度似乎相當慘澹。自從 1972 年有投票資格以來，每次選舉我都投了票，我認為投票不僅是一種權利，也是特權和責任。但布萊迪指出，在達到投票年齡的年輕人中——他們缺乏參與往往是由於對政治不感興趣或認為誰當選都一樣——不投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投票。

關於確實投票的人，一位斯坦福大學教授和一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家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判斷，大選的競選活動對說服選民的影響微乎其微。他們發現，大多數選民——甚至是那些自稱獨立的選民——已經堅定地支持這個黨或那個黨。

可是我認識不少去敲門拉票的人會願意站出來不同意這個結論。在選舉之夜，我和其中幾個一起參加了一個小型聚會。隨著開票回報的到來，我們都對自己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有著一種小小的成就感——並對於公民參與未來仍然可以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中發揮重要作用，感到更樂觀。

保羅·恩格曼是一個在芝加哥的自由撰稿人，經常投稿給國際扶輪英文月刊。